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總義卷十六

宋 易祓 撰

下經

巽

巽上 巽下

脉 貞吉 悔 頻 脉 進

下 悔亡 亡 巽 下 退

巽入也卦之上下二體各以一陰伏于二陽之下陽尚決而陰多疑疑則不果于行惟柔而矯之以剛則剛而歸之于中正然後足以盡巽之道巽卦之六爻惟九五爻中正自然貞吉九二爻中而未正與九五爻同德而吉彖之所謂剛巽乎中正者也六四爻比五爻之中正以田獲三品而有功初六爻比乎二爻之中亦進退利武人之貞彖之所謂柔皆順乎剛者也若夫九三爻過乎中而猶近

乎正是以頻巽而吝上九爻過乎中而不得其正

是以上窮而凶惟剛柔不偏陰陽相濟多疑者以

陽剛中正而决君子之善用巽者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

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卦之言小亨者二陰之亨也二陰伏乎各體之

下多疑不决故謂之巽何以有致亨之理巽風為

天之號令在人君則為命必待重巽以申命而後可以言決蓋二爻五爻以剛巽乎中正而其志得行初爻四爻以隂柔而能順乎二五爻之剛剛柔相資是以小亨何謂小亨二爻為臣位之大人五爻為君位之大人而四爻順之此初四爻之隂柔不疑其所行所以利有攸往往則以進見大人為利必于重卦而後見之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者天之號令也隨風巽者兩風相隨而至申命之義申命欲其決行事者行其號令之事而已觀之觀民設教蠱之振民育德渙之汗其大號姤之施命誥四方非號令之事者乎諸卦得巽體之一端猶足以行事况乎重巽以申命蓋古者之為命也必反復以申其義此事之所以決而無多疑之失也民亦順從者矣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初六爻之言進退者隂居陽位為不正在下卦之下退則無據進則無應欲進欲退猶豫不决其志既亂能無疑乎故必貴乎利武人之貞盖巽言武人者取其究為躁卦用其躁以為志所以轉疑而為治也凡濟巽之道觀乎人之志而已以利武人之貞為志治則不疑而為决治者謂修立也此進退之所以得其正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巽疑卦也九二爻以陽居陰位在巽木下體為牀下之象牀卑于身而身乃下于牀不果于行非疑而何九二爻與初六爻皆以不正自疑初六爻柔而能疑以其能順乎剛故利武人之貞九二爻為陽剛至用史巫紛若則其疑為未釋惟九二得中位與九五爻為配初又順之于下陽與陰比中重

于正所以吉而無咎也

九三頻巽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爻以陽剛得正未為不善惟其正而不中乗剛而行當巽之時其志欲以巽自居本非善于巽乃以互兊之體矯情而為容悅者也是謂頻巽亦猶復卦之六二爻頻復之義相同也復則頻復于善所以厲而無咎巽則頻巽于不善所以其志窮

困可吝之甚者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六四爻在上體之下以陰居柔乘承皆剛宜有悔也惟九二爻九三爻以陽剛上行而六四爻以柔應之且無初六爻之疑是以悔亡往則有功為田獲三品之象也三品者祭祀也賓客也充君之庖也三四五爻互離為田三品為三陽四爻能順乎

上下之陽而不為邪諂上比于五下則二三樂為之用故曰田獲三品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爻與九二爻皆巽卦之中爻也九二爻已中矣猶以不正為疑惟九五爻中正居尊位不疑于所行故曰貞吉悔亡又曰無不利所以決其無所

疑也所謂無初有終者重巽以申命故也九五爻出命之主也命之所出亦善其始終而已故以先庚後庚為義庚者始也續也事已而更為之續前事也庚以甲為對甲者事之始故蠱有先甲後甲之說庚者變之始故巽有先庚後庚之說程子易傳謂戊巳為中過中為庚曲盡其義九五爻盡所以處庚之道過中則思所以圖其變方其過中未變則謂之無初變而歸于中則謂之有終自始而

終皆無所疑即彖之所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上九爻之辭與九二爻之辭同為不正巽之又巽者也故皆為巽在牀下之象也牀在身下而反在牀下過于巽矣九二爻以陽剛得中而所以為吉

上九爻剛過于亢在一卦之終以亢而窮窮上必

反下亦巽下之義也言巽下則反過于巽是以喪其資斧耳夫資斧者至剛之器上九爻以剛窮反下固已失其陽剛之用已喪其所有而過于巽可謂正乎故于正道為凶也

兌

兌上　兌下

⚋
⚊
⚊
⚋
⚊
⚊

引　孚于　商　來　孚　和
兌　剝　兌　兌　兌　兌

兑者說也以重卦而論初爻二爻四爻五爻陽剛在各卦之内者也六三爻上六爻陰柔在各卦之外者也陰柔而在各卦之外兑說之小人而已六三爻居兑說之始下乘二陽爻以為說故初九爻以和兑而信其行九二爻以孚兑而信其志此二陽爻言吉者所以見君子待小人之道也上六爻居兑說之極下引二陽爻以為說故九四爻以介疾為有喜九五爻以孚于剥而厲此二陽爻言疾

與厲者所以見君子遠小人之道也三爻上爻之為說一也六三爻以來兊言凶者陰居陽位不得其正上六爻言引兊不言凶者陰居陰位猶近于正惟以利貞為說兊之所以亨也

兊亨利貞

彖曰兊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之為說何也一陰爻進乎二陽爻之上說之見于外者人君之說天下猶兌澤之說萬物說則物情通暢有亨之理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則容說亦足以害正故利乎貞以卦體推之九二九五陽爻在中則中心誠實之義六三上六陰爻在外則接物謙和之義蓋中心誠實與天為徒故言順乎天接物謙和與人為徒故言應乎人說以利貞天人之所同與也兌之卦自二爻互上爻互澤火為革

卦之體革卦之彖辭以順乎天而應乎人爲湯武之舉蓋湯武非求説于民者也以利貞之道先乎民而已夫天下之人情莫不欲逸而先王則節其力而不困是以民忘其勞也天下之人情莫不欲安而先王則厚其生而不傷是以民忘其死也説道之大至此至民不期勸而自勸兌之所以爲説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麗澤兊者上與下皆説故君子以朋友講習魯語有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有朋自逺方來不亦樂乎盖樂與人同固取乎朋友而説由中以生是以理義之悦我心猶芻豢之悦我口則朋友尤貴乎講習此講習所以貴乎説也

初九和兊吉

象曰和兊之吉行未疑也

兊具少女之性而初九爻在下體之下謙而降已

和而得其正者故曰和兊和有二義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謟邪而已矣在人安得不疑今以陽剛上行無係應之私而乃勵其剛介自守之行所謂行未疑者不能無疑者也往遇九二爻以剛中相比何疑之有哉所以為吉者也

九二孚兊吉悔亡

象曰孚兊之吉信志也

以九居二爻其位不正又上無正應而近比于陰在兊之時能無悔者乎惟九二爻之陽剛得中為中心誠實孚兊也内有相孚之志則九二之位雖不正而非由于邪佞雖比于陰柔而守志不可移志出于孚則已不疑于人而人亦信其志此孚兊之吉所以悔亡也

六三來兊凶

象曰來兊之凶位不當也

六三爻以陰柔不當位乃下比二陽爻枉道而從之自上而下曰來故言來兊六三爻之上下皆陽爻也陰柔不能尚往而獨安于比下者陰性就下失道以求悅在人則讒諂佞邪側媚以取容者也

凶孰大于此焉

九四商未寧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四爻比于六三爻而上承乎九五爻承九五者

正也比六三者非正也度其可否而審處之則謂之商可否莫知其所從則為商兊未寧未寧則宜何從以陽剛之德介然守正而疾邪于下舍六三而從九五是為介疾有喜喜者喜于從九五爻而獲祐所以有慶也

九五孚于剥有厲

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九五爻兊卦之主何以謂之孚于剥剥者陰剥陽

之謂指上六爻也蓋兌爲秋三月之卦以六爻分值則上六爻九五爻在九月居剝之位九五爻以陽剛當位而得中能使小人感悅以相孚其何能爲吾之剝哉故聖人慮其說比小人則有戒之之辭孚于剝者相與不疑小人或可以容說而進則雖孚而厲亦所以爲危道此位之正當危而安者也

上六引兌

象曰上六引兊未光也

上六爻居兊說之極下引二陽爻以說己故為引兊然兊性柔媚佊未遽說而引之使說則凡可為說者無不為己蓋兊之成卦在上六爻與六三爻六三下從二陽故曰來上六引二陽進于上故曰引此非君子之說也故象以引兊為未光二陽何以處之四爻以疾為喜五爻雖孚而厲此君子遠小人之道于兊卦之終見之也

渙

巽上　坎下

渙其血　渙大號　渙其羣　渙其躬　奔其机　拯馬壯

渙之成卦巽居上坎居下凡坎在卦之下者未能出險此以巽體在上則險而易散故曰渙渙者散也言足以散天下之險難也故卦內六爻之義惟取乎內外上下之相濟初六爻言用拯馬壯吉則

自上而極者在乎二九二爻言渙奔其机則自下而奔者歸于四六四爻以柔順而輔九五之主合羣心而一之故言渙其羣九五爻以剛中而資六四之臣一天下而作新之故言渙汗其大號若三居下卦之上僅足以渙其躬上居全卦之終僅足以渙其血然三比乎二上比乎五上下内外同心濟險所以六爻無凶咎聖人之善用渙者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石經彖文利涉大川之下有利貞二字

渙卦之所以言亨者陽雖散于外而有剛來不窮之理謂下卦坎中之一陽爻也盖卦自否變剛自四爻來而為二爻是謂得中而不窮柔自內位乎外而上同是謂上同乎五而亦所以為中此剛柔升降得中之義王假有廟王乃在中者謂九五爻

也夫王者中天下而立險難既散則有宗廟之象焦延壽易緯以上爻為宗廟以五爻為天子今王在互艮門闕之上是謂王假有廟又言利涉大川乘木有功者以巽木坎水推之是坎水為川而巽木所以涉川如益卦之言木道乃行中孚卦之言乘木舟虛是出險非難而濟險為難此渙之所以為功也卦辭之言利貞而彖釋卦之德乃不之及言在中有功則利貞之義亦可見矣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二物相遇至散而不可摶故言天下之渙者莫加焉當渙之時王乃在中謂之享帝則一之以郊祀之禮謂之立廟則一之以廟享之禮使天下之出於險難者皆知有所宗主而無渙散之志以天祚之為神明主故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卦中六爻獨初六爻不言渙者渙散之勢救之在始則不至于散然初六之柔順在下其勢不能以獨濟故不言渙而言用拯馬壯渙與明夷二卦皆有此象明夷卦二至四爻為互坎之體而渙卦亦以坎為下體坎為美脊亟心下首薄蹄之馬二卦皆互震在坎體之上馬之健者也今九二爻以馬健在初六爻之上而初六爻處乎九二爻之下乃能以陰柔而順乎二爻二自上拯之以順而行同

濟險難故曰用拯馬壯吉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九二爻以陽居陰爲失位又陷于坎險若有悔也惟能奮身出險而求安于上故言奔其机蓋机者憑之以爲安者也王氏以初六爻爲机舊說以九五爻爲机漢上朱氏則以六四爻爲机推其爻義則上體之巽爲木而成卦則六四爻爲机之象四

爻與二爻互震之體為動故二爻之求安于四爻是謂奔其机四爻亦與之同濟險難而共達于五得所願者也何悔之有哉

六三渙其躬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三爻居坎險之極出險之始未能及人者也止于其躬而已故曰渙其躬蓋卦分三才三爻與四爻則為人位在外體者人也在内體者已也六三

爻在内體之上可以出險而與外卦之上九爻爲正應上九之渙其血以其去坎險爲甚遠是以去逖出險而遠害六三則志在于外亦渙其躬以出險難僅能無悔而已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六四爻亦人之位而在外卦之下柔得位而上同者也同乎五而已九五爻以剛中而正居君位六

四爻以柔順而正居大臣之位以巽順之臣輔剛中之君君臣相須足以成濟天下之功故言渙其羣舉天下而濟之功及乎人其德光大是以元吉也然吉凶之道相為倚伏渙難雖濟勿謂無難若有丘焉三爻四爻五爻互艮卦為山山在艮之下體為丘有丘則不可以為平夷故再言渙而謂之有丘匪夷所思而寧可一日忽乎哉此當于九五爻之居君位言之而特見於六四爻者君與臣同

功以濟難其責在六四爻之故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九五爻巽之中體重巽以申命有發號施令之象令出惟行弗惟反汗有弗反之義故言渙汗其大號發大號以濟險惟九五爻之君位剛陽中正乃克有濟然君不主渙而臣主渙六四爻以大臣而有事于險是臣則任其勞而君則享其逸惟端居

于上汗其大號而已故曰王居无咎正位也王正位乎上而爻辭止言无咎六四爻輔君于下而爻辭乃言元吉者柔得位而上同君與臣相須元吉而後无咎也非君臣同功合力其能濟乎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渙之成卦巽順之體在上坎險之體在下坎為血指六三爻也六三爻既志在外以出險上九爻與

之相應而險難不能為害故曰渙其血去逖出與小畜卦之言血去惕出其辭若同而其義不同也惕逖文義自殊當依象辭以渙其血為句去逖出為句逖者遠也謂上九爻去坎險為甚遠故謂之遠害所以為無咎也

節

坎上 兌下

⚋
⚊
⚋
⚋
⚊
⚊

苦 甘 安 嗟 不出 不出
節 節 節 若 門庭 户庭

節之成卦兊體居下坎體居上凡人處兊則失于
說處坎則失于險惟以中自處而後可以盡節之
道攷之卦中六爻之義初九爻以兊說之體欲其
謹密而不出六四爻以坎險之體欲其安常以承
乎上節道之未中者也九二爻雖兊說不出則失
時之極九五爻雖坎險往則有功而可尚節道之
得其中者也兊體為說而六三爻則過于求說坎
體為險而上六爻則過于出險節道之過乎中者

也惟節之為道以中為用是以雖說而正雖險而通君子以中道處之此節之所以亨歟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卦之言亨者卦自泰變分九三爻居五之位以節乎上之柔分六五爻居三之位以節乎下之剛

剛柔既分而九五爻為主節之君剛得其中夫是以亨然所謂亨者以中為尚以苦為戒古人制行如孝已之孝直躬之直尾生之信申屠狄之潔陳仲子之廉非所謂節之苦者乎苦則失中失中則其道易窮是以不可貞耳今兊說于上而行乎坎之險殆非若節之所能濟惟九五爻之當位中正無非裁其太過而補其不及非中正以通而何節之為義大矣哉夫天地以是而運行乎四時人君

亦以是而立制度于民間此節道之所以通行于萬世而有所不可廢者盖以此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

澤之上有水過乎溢者也過溢則為有餘有餘則宜隄防之乃聖人制節之道夫上卦坎之體為律為度在人則制度數以節乎外下卦兊之體為口為說在人則議德行以節乎内内與外皆有節惟中正者能之卦言中正以通此節道之大者非君

子體象能如是乎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節卦之六爻惟初九爻與六四爻為正應通也可以行也而九二爻以陽剛居其上塞也未可以有行也然兊說之體以陽剛在下其性好動動必不謹惟當静黙以自守故曰不出户庭也是謂塞而不行不可以為通而謂之知通塞者何夫節者止

之義也與艮止同義皆非止之使不進耳酌乎事理之宜然而已故艮之彖則有時止時行之說節之象則有知通塞之說時可以往則出從正應初九爻之塞乃所以為通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九二爻與初九爻之不出者一也初九爻在下體之下未可以有行以不出戶庭為宜九二爻得中

而上有九五爻之中正以通時可為矣而九五爻非正應乃陽居陰位退守靜默有不出門庭之象三爻至五爻互艮體為門闕九二爻在下為門庭時可為而不能為是謂失時之極極猶準則失其準則而謂謹密可以為苟容免過之計此張禹孔光之所以貽禍于天下凶之道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節卦之六三爻與九五爻相易而成節惟在下體之極已過乎中下乘二剛果能節乎蓋節之六三爻正以體為説説以行險則為節若險而不説則成嗟若嗟與説相反而皆自已為之不出于人故言不節之嗟又誰咎也以六三爻在下體之極極則當變故發此義耳

六四安節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六四爻與初九爻為正應應初爻為安可也今言承上道而以承九五爻為安何也五爻與四爻陰陽相比而相得陽饒而陰乏故陽常以施諸人者為節而陰常以取諸人者為節凡節之為道不相得而强有所取焉皆非所謂安矣雖安亦不能常矣六四爻之所謂安者陰柔在上卦之下上承九五之爻此所以謂之承上道而為安節之亨者也與初九之不出者異矣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九五爻節之主也與泰卦之九三爻相易而成九五彖所謂當位而中正者是已惟中正制節于上而通行于天下故言甘節也盖甘與苦為對苦者炎上之味也甘者中正之味也九五爻之制節如此所以為吉耳往有尚者言中正之道無所不通故也其功豈不大哉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上六爻處節道之極是為苦節與甘節為對知中正以通者為甘節則知制行太峻舉一世無與為徒者為苦節苦節不可貞也貞則不通其道易窮所以為凶耳夫凶大于悔而此反言悔亡者正與大過卦之上六言无咎同意篤于信道所守益固義之所以為悔亡也

周易總義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總義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錢世錫

謄錄監生臣曹錫瓚

周易總義卷十七

宋 易祓 撰

下經

中孚

巽上 兌下

貞 有孚 月幾 得 鳴 虞

凶 孚如 望 敵 鶴 吉

中孚之成卦兊下巽上上下四爻皆實而中二爻皆虚二陰爻以中虚而包于上下之四陽此造化胚腪之初有自然中孚之象孜之卦中六爻之義初九爻未中則謂之虞吉九二爻得中則謂之靡爵六三爻過中則謂之得敵此下卦兊體為說必以中而後孚也六四爻未中則謂之幾望九五爻得中則謂之攣如上六爻過中則謂之貞凶此上卦巽體為順亦以中而後孚也夫未中者猶可進

而過中者則傷于極此二者不同而善遂判焉造化其人心之中孚哉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者信也二陰爻居内是為中虚九五九二二爻剛中是為中實中實為信而中虚以用其信下

說而上巽中是以孚聖人推之以化邦即上下相孚之理然言信及豚魚者豚魚何與乎風澤之信蓋大澤有以豚魚名者噓氣而躍即澤上有風之驗使上下相應如風澤豚魚之不失其信所以吉也何以兩言利字兊為澤巽為木乘木之利中虛而安故言乘木舟虛利涉大川此指二陰爻之中虛者言之中虛則此心之貞發見而為孚然巽以入之兊以說之上下陰柔近于不正不正則非所

以應天道故又以居貞為利也此乃天人交相感通之理天之道孚貞而已中孚之至者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尚書言折獄在中獄成而孚此中孚所以為議獄緩死之象也兊體為口舌為附決議獄也巽體為進退為不果緩死也議獄緩死者非尚姑息惟中虛而信者能之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虞者度也初九爻與六四爻為正應本相孚之素而六三爻在卦上同為兊體兊為說有燕樂之象成卦在三爻是以陰而說乎陽幸而陽剛在初其志未變度于從應所以致吉不度于說而求說于同體之六三爻是謂有他有他則與六四爻非相孚之正矣故曰有他不燕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卦中之六爻惟九二爻無應而有相孚之義何也陽居陰位得中自守伏于二陰爻之下故言鳴鶴在陰在陰則靜晦無求其子和之則相孚之實出于中心之願九五爻雖非應至誠相與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曰我曰爾曰吾上與下相忘是五有求于二而二無所求自然之應也大傳推言行之應亦發明此義耳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三爻與上九爻為正應不當言敵所謂敵者六四爻也六四得位而在上者也六三不當位小人也小人失位陰柔不中不見信于人而四爻當其前其勢遂窮或鼓而行或罷而止或悲而泣或歌而樂卦之兊巽與互卦之震艮皆有是象惟其變態不常故或之或之者言小人情狀不特與六四

為敵而上九雖正應亦以過中而莫之應也所以為信不由中者之戒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六四爻以陰居陰位上近于九五爻如月之幾望而未中月中則虧幾望則有不虧之象與小畜之上九歸妹之六五同義言陰道之不可盈也而六四尤以盈為戒六四與初九正應匹也初九在互

震之下故言馬匹也四既臣五又應于初則是二三其心矣非所以為孚故馬亡其匹絶初之類而上從于五是以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中孚卦之諸爻不言孚而九五爻獨言有孚剛中在上其位正當而能有孚于二爻者也孚者感也有心于感者其感淺無心于感者其感深二爻惟

無心故言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則自然而然其感以天若五言有孚攣如者有攣固之義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靡與攣如同是五有求于二而二無求于五雖固結而不可觧亦已大異于無心之感者也所謂孚者无咎而已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上九爻為中孚之極以陽剛居之故高飛于上者

謂之翰疾鳴于上者謂之音翰音登于天豈相孚之得中者乎九二爻惟得中故言鳴鶴在陰凡身在下而聲聞于上者自然相孚者也在上不能下乃高飛疾呼以求孚于衆相孚之不足者也象言何可長而復以貞守之其凶可知此所以為誠實不足聲聞過情者之戒

小過

震上　艮下

弗過
密雲不雨
弗過
弗過
過祖遇妣
飛鳥

小過之為卦艮下震上小者過也易以陰為小陽為大四陽聚于中則為大過四陰列于上下則為小過故小過之陰爻皆言過而陽爻皆言弗過正聖人扶陽抑陰之意初六爻居下卦之下上六爻居上卦之上過而不得其中六二爻居下卦之中六五爻居上卦之中雖中而未免于過此四爻正

小過之義至三四陽爻皆以弗過為言非弗過也扶二陽之不及乃所以抑四陰之過也卦辭以為小事吉此小過所以亨歟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

也

郭京舉正曰今本彖文以字下脫可字事字下誤增吉字當云是以可小事也

小過者陰柔戒乎過而彖辭曰小者過而亨也何謂其有亨之之道而已夫陰陽之運往來不已不能無過不過則不足以為亨當小過之時陽固不能以勝陰陰過而利貞即與時偕行之義是故陰柔用事于義非正而言可小事者六五爻六二爻

之得中故也陽剛用事于義為正而言不可大事者凡三爻九四爻不中故也故曰有飛鳥之象盖小過自中孚而變中孚卦之上下四爻皆實中二爻皆虛二陰中虛而包于上下之四陽有羽物卵化之象變而為小過則二剛為體上下四柔為翼其象横置上動下止則果何為取于飛鳥哉凡鳥之飛所遺之音皆有上下逆飛而上者力困而音弱順飛而下者勢便而音快所以宜下不宜上求

小過之義震體在上乘陽而動也艮體在下承陽而止也上焉者逆也下焉者順也舍逆而取順在小過之時則猶可以順而求止此不宜上宜下大吉能順乎宜所以為大吉善用乎小過之道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雷有可過之道者也參之人事則行與其肆也寧過乎恭喪與其易也寧過乎哀用與其奢

也寧過乎儉過非禮之正也庸可常乎小過之時苟非以中處之則行之過者不為恭而為僞矣喪之過者不為哀而為毀矣用之過者不為儉而為陋矣小過有可過之道而不可以太過即彖辭所謂不宜上而宜下者也

初六飛鳥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小過之卦以飛鳥為象故彖辭言不宜上宜下大

吉初六爻在卦之下宜可以吉而反言飛鳥以凶何也夫當過者不以為過不當過而過則過矣初六之飛鳥在艮止之下固未至于過自下而上上應震之九四所過之疾一往弗反其勢將至于上六爻之災青故聖人豫戒之曰飛鳥以凶而象辭則謂之不可如何謂其不可宜然而然此戒之切而無所用其力者之辭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六二爻柔而得中在小過之時過而能遇者也六二與六五柔中同德而為三四兩陽爻所間三爻之陽為父四爻之陽為祖過祖而與六五爻相遇以其柔而在上故曰遇其妣然而六五爻君位也六五與六二雖同德而非正應亦過而不相得是謂不及其君不及六五爻之君也則必遇九四爻之臣九四爻雖陽剛而居臣位之極不可過者也

過則有咎矣惟不可過故四與二剛柔相遇而盡

其為臣之道所以无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卦中惟二陽爻失位不中而四陰爻勝之是為小

過也六二爻欲過祖遇妣而為二陽爻所隔惟九

三爻當其上則陰不可過遇則防之不防而從則

或為羣陰所戕如秦之趙高魯之公子翬凶如之

何然九三爻雖過剛不中而位得其當必無從陰之失也亦未必有可戕之理也故或之或之者非必也乃戒厲之辭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九四爻雖震體陽居陰位動而知止本無過者也故曰無咎然與九三爻相比而同德正六二爻之所謂過其祖者陽剛在上羣陰固弗可過惟不當

位是以有弗過遇之之理弗過而遇則與九三爻不同九三爻弗過而防猶足制羣陰之過九四爻弗過而遇則不期而會援之而已在我失位往而制陰其道爲危必有以戒之而後可故曰往厲魯昭公之于季氏高貴鄉公之于司馬氏是已象言終不可長者言陰極必退當有以待之也勿用永貞勿用者動而知所止也永貞者貞不可須臾忘也言失位之陽剛當隨時處宜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六五爻以隂柔居尊位上也卦言不冝上冝下大吉則知隂柔本自下而升于上今言已上則雲雖密而不雨自我西郊者西郊者隂也我者五爻也五爻互兊為西郊與小畜卦之六四爻同五爻自以為隂柔乃取陽剛以為取故言公弋取彼在穴穴者謂二陽為上下四隂爻所據如穴之不可出

也有成坎之象弋取彼在穴非其所有而取之者
也是以陰柔益至于偏勝其不可大事宜矣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上六爻居震動之極又處四陰爻之上尚往不已
豈復與物相遇故曰弗遇過之如飛鳥之過焉初
六爻以所過之疾為凶上六爻以所過之亢為凶
離之為言麗也謂飛鳥之過不宜上而宜下不能

戢翼必罹網羅之害是謂災青耳天災人眚深所以為小人過亢者之戒耳

既濟

坎上　離下

濡其首　受福　終日戒　伐鬼方　婦喪茀　曳其輪

乾下坤上為泰天地之交也離下坎上為既濟水火之交也既濟若未足以為泰然乾居坤之中而

為坎故坎居正北而乾居西北也坤居乾之中而為離故離居正南而坤居西南也乾坤不居正位而坎離居之坎離者乾坤之大用也故泰卦之六爻雖相應而九二六五處非其位九二六五二爻相易而為既濟則剛柔之位無一不當初三五陽位也而以九居之二四六陰位也而以六居之六十四卦之中無如既濟卦六爻之最正然卦言初吉終亂者乃盛衰安危之常理聖人于既濟而示

其戒與泰卦之上六城復于隍之戒一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郭京舉正易真本彖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本亨字下脫小字孔謂合有兩小字

既濟者事之既成而濟者也其卦辭與遁卦同而彖辭則不同遁卦之彖曰遁亨遁而亨也小利貞浸

而長也則小字在利貞之上此既濟卦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則小字在亨之下或謂當作小亨或以小字為衍文皆非其義據舉正之說當以彖辭為正然彖辭何取乎亨小之義卦以下體為主故主離而言之離之一陰自下而升上交于坎坎以一陽在上與之相應而陰柔得以上行故曰小者亨小者既亨是以六爻之剛柔皆正而各當其位利貞之義也然言初吉終亂

者乃指兩體二柔之位六二以柔中居正既濟之始而不失其位謂之初吉上居既濟之極其道已窮而不知變故謂之終亂為人上者知吉凶治亂之相為倚伏而使君子小人之各安其分然後治安可以長保此聖人之善于處既濟者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既濟之時非有患之時而患常生于既濟之後其象水在火上者思火之為患則常儲水以防之所

以弭患于未形也若隋時之開皇大業唐時之開元天寶正所謂初吉終亂此既濟之時君子所以思患而豫防之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初九爻以陽剛在下火性炎上可以進也上應六四爻進則入于坎之險有曳輪濡尾之象易以初爻為尾四爻與二爻互坎體為濡為弓輪坎輪在

前而初自後曳之既曳其輪而不亟于進復濡其尾而不苟于進象謂之義无咎者在下無位不躐等而進合于義者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爻與九五爻剛柔相應而皆位乎中正可以進也而九五爻為坎險之體未能遂其進有婦喪其茀之象茀者婦車以自蔽之物也柔以剛為蔽

六二進而陷于險則為喪其茀何可進也待乎時而已惟六爻不以茀之得喪貳其心而二五爻皆以中正行之是以得喪不足以為之累故雖勿逐而七日必得也七日者六爻之義七則復始惟自反于中正之道則七日之中必復得也象言中道者中重于正不失其中則正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九三爻以陽居陽位既濟之道至此而盛當思所以保其盛可也乃以陽剛之才過于用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蓋離卦為戈兵甲胄伐國之象九三在離體三爻之上三年克之之象鬼方者小醜也高宗者殷時之令主也以令主伐小醜三年而後克之能無憊乎令主猶不免于憊而况好大喜功之主故此爻設小人勿用之戒以保安静之福玆其為憊也乃所以全既濟之功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六四爻以陰柔居坎體之下懔乎常若坎險之在其上繻有衣袽之象袽者絮緼也繻之弊者也說文謂繻為繒字不可以繒采之新而忘絮緼之弊蓋弊繼于盛有盛必有衰庸可忽乎坎體以加憂為疑六四以多懼而能戒恐懼警畏若不能以終日故曰終日戒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或謂東鄰謂五爻西鄰爲二爻六二爻應于九五爻固可謂之西鄰五在上而自爲鄰于義未安惟横渠謂東鄰爲上六西鄰爲六四上六過乎中爲有餘謂之殺牛六四幾乎中爲不及謂之禴祭外卦坎體皆具乎是象蓋夏禴主乎樂冬蒸以牛爲

享知上六爻之殺牛為外心之物則知六四爻之禴祭為内心之誠二者各有所冝故貴乎時也惟六四以時處之則上輔九五之君君臣相孚禮雖不豐受福實多是以其吉大來于下也若六二之言喪茀復得則不可以言大來也

上六濡其首厲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六爻以陰柔居坎險之極有濡其首之象葢首

在上而尾在下初九爻在下卦之下濡其尾宜也

上六爻居既濟之極而濡其首反溺于坎險之下

是謂極而不知所戒則其所濡之義尤有甚于未

濟卦之初六爻其道為至危烏能久乎此聖人為

之思患而豫防之及其未窮而處之以厲不使之

既窮而至于極者也

未濟

離上　坎下

濡其首　貞吉无悔　貞吉悔亡　征凶　曳其輪　濡其尾

未濟者既濟之反也既濟自泰變則坎離二卦相交而六爻各當其位未濟自否變則坎離二卦不相交而六爻各不當其位不足以有濟也而猶曰未濟者柔得尊位而卦中之六爻皆應之則未濟有終濟之理卦言小狐汔濟而初六爻言濡其尾上九爻言濡其首與既濟卦之初九爻上六爻同

辭是知二卦之爻全體為狐狐于天文心月之象心為火火者離也月為水水月同類坎也狐用水火所以濡其首尾也然卦中之六爻皆無凶咎而卦辭言小狐汔濟者是以初六爻濡其尾而吝上九爻則濡其首而孚與既濟卦上六之厲為不同此否終則傾未濟之道固然者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

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未濟之為卦坎在下離在上水火不相為用者也水自下而上在上而復下火自上而下在下而復上乃未濟之道也盖未濟而言亨者柔得尊位大中而應乎剛是以處未濟之時有可濟之理所以亨也亨而謂之小狐汔濟濡其尾者戒乎初而已初六爻之陰柔不正未出乎坎中之險如小狐濟水之狀程子易傳有曰小狐果于濟險是雖有始而

不能終其濟故曰濡其尾无攸利使能續終如始則卦之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為正應其用不既亨乎此聖人以未濟而列于六十四卦之終所以神大易生生不窮之用者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卦為未濟所以求濟也當既濟之世君子猶思患而豫防之况未濟之時乎以象求之離卦之火在上為辨物則辨之貴乎早坎卦之水在下為居方

則居之貴乎得其所于此加謹焉固未嘗一日而忘防患之心觀象而審辨之此所以未濟而終于濟易道之終者也

初六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初六爻陰柔在下而上應九四之爻果于必進前遇坎卦之險故曰濡其尾也既濟卦之初九爻亦有是象而其義不同盖既濟之時陽剛可濟而不

速于濟故爻辭不言狐而言濡其尾若未濟卦之初六爻果于求濟故卦辭以小狐汔濟為喻也夫小狐果于濟險無所疑畏是以汔濟而未能濟猶言人君欲濟險而用小人夫小人其能疑畏而謹重乎不度其才力而進所以濡其尾而不知其極故謂之吝蓋極即終之謂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未濟卦之九二爻與既濟卦之初九爻皆言曳其輪蓋陽剛之才同于欲濟者也然既濟卦之曳其輪濡其尾同在初九之爻以陽剛之才可進而難于進故兼有是象也未濟卦之初六爻陰柔在下既濡其尾矣至于九二爻則陽剛宜若可進者而獨言曳其輪九二爻其可果于進乎二爻互三爻為坎輪九二在後曳之而不可以有行故欲其貞貞者正也九二爻本不可以言正惟得中道而上

應乎六五中以行正所以為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三爻與上九爻相應可以征者也而隂柔在坎體之上不當其位以此而征則妄動速凶然則終于不濟者乎六三爻無濟險之才而有濟險之義居坎體之上既已出乎險矣而又互坎卦之體在前是謂大川也惟能一意以從上九爻之正應所

以成利涉之功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九四爻之失位不正宜有悔者也居近君之位上承六五柔中之君以貞守之其志得行矣是以貞吉悔乃亡也然所謂伐鬼方與既濟卦之九三爻同象亦離中有坎之義既濟之九三爻言高宗者稱其君也未濟之九四爻言震者稱其威德也三

年之伐雖若淹久九四得行其志而不窮于用武論功行賞封以大國雖有三年而得賞必如是乃為濟也是知未濟而濟非既濟之所能及此既濟所以敗而未濟所以吉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六五爻與九四爻皆言貞吉者九四爻剛而不中故貞吉而後悔亡也六五爻柔而得中故貞吉可

以無悔本無悔也所謂君子之光者離之卦為文明故文辭言光而象則釋之以暉也管輅云朝日為暉日中為光是六五爻以日中在上之光而有資于九二爻朝日在下之暉以暉濟光乃君與臣相孚之至意非象亦不足以發明其義也曰其暉吉者亦足以見九二爻與六五爻有孚之吉也爻象之兩吉字上下異意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上九之爻已出險矣未濟之終既濟存焉當是之時也上九爻與六三爻為正應六三居坎體之極坎卦為酒食有孚于飲酒同其樂而已是為无咎也然而樂而不可極極而不知其以節雖有孚而未免于失耳蓋六三爻自下而升于上飲酒之象也上九爻之首反向下而入于酒濡首之象也濡其首與既濟卦之上六爻同義故曰有孚失是也

盖聖人于既濟未濟二卦之終而益寓其惓惓憂患之意此易道之所以變通而不窮也

周易總義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總義卷十八

宋 易祓 撰

下經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明天地之道而已天尊地卑而乾坤定所以著其設卦之始分為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則凡卦皆有天地卑高之位先言卑而後言高者凡卦之畫先下而後上也卑者陳于下而其位為賤高者陳于上而其位為貴卦中六爻

之位也貴賤既列分陰分陽動者陽之常靜者陰之常而剛柔為可斷所以別卦爻之義也卦爻既別八方之位以類而聚八物之情以羣而分于是吉凶生焉自吉凶推之成象于天成形于地者無非變化之所發見是以剛柔相摩而為八卦八卦相盪而為六十四卦凡雷霆風雨日月寒暑則變化之成象者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變化之成形者此大易不窮之用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乾坤之道易簡而已知猶主也主萬物于始者也作猶生也生萬物而成之者也唯始物不貳故乾以易知唯生物不煩故坤以簡能以人事言之易

則易知與之同心者多是以有親有親則可久而為賢人之德簡則易從與之協力者多是以有功有功則可大而為賢人之業言德業而歸之賢人者以賢人有進修之實是能充其德業而至于乾坤之簡易故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卦之始設觀象自得而已初無所謂辭後有聖人繫之辭焉所以明立象之意蓋失得之理微而吉㐫之驗著此吉㐫所以為得失之象憂虞存于人心而悔吝見于行事此悔吝所以為憂虞之象陽進則陰退陰進則陽退而變化形焉此變化所以為進退之象陽明則為晝陰晦則為夜而剛柔辨

焉此剛柔所以為晝夜之象是皆散見于六爻其動有不可掩焉以繫辭推之則極之道亦以觀象而後見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君子者體易之君子也所安所玩皆純乎易是以

平居無事變隱于象占隱于辭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及其有事而動象形于變辭形于占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唯君子能吉其凶所以不言凶而言吉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

乎辭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彖者一卦之象也爻者每爻之變也凡吉凶悔吝
无咎數者皆不外乎卦彖爻變爻之為位上貴而
下賤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所以發明爻變之義
也卦之為德陽大而陰小故曰齊小大者存乎卦
所以發明彖象之義也繫辭焉以明吉凶故曰辯

吉凶者存乎辭所以發明失得之義也悔吝介于吉凶之間故曰憂悔吝者存乎介所以發明小疵之義也吝必至于凶悔猶趨于吉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所以發明補過之義也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者何指其險易而使人知所避就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

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乃一章總義于下文見之仰觀乎在天成象之文俯察乎在地成

形之理可以知幽明之故在人則原乎形氣之始反乎形氣之終可以知死生之説萬物出于天地聚則精氣為物散則游魂為變可以知鬼神之情狀此三者易之與天地準者也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乎易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乎易旁行而不流則守乎易之正樂天知命故不憂則循乎易之常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則推行乎易之緼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髙逺曲成萬物而不遺微小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變通之用此七者易之彌綸天地之道者也至于神無方而易無體易之道即天地之道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即乾坤二象所言一歲之功用

是已周子通書以人事釋之故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誠即易之所謂道也通即元亨之為善者也復即利貞之為性者也善所以闡是道故曰繼性所以全是善故曰成唯聖人足以盡之若仁者則見其善之發見而謂之仁知者則見其性之斂藏而謂之知百姓日用則由于仁知而莫知其所自此君子之道所以謂之鮮也一陰一陽豈有終息之機哉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仁謂造化之體顯于外者德之發也用謂造化之用藏于内者業之本也造化之理自然而然何容心哉故言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有憂天下之心、是以充賢人可久可大之德而為盛德大業之至所謂至者與造化無間而極于顯仁藏用

之妙此所以業言大而謂之富有德言盛而謂之日新也

生生之謂易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生生者易之道也皆造化自然之理自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則造化之顯諸仁者至于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則造化

之藏諸用者此易之為道所以生生不窮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夫乾其静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易之為道言其廣則坤也言其大則乾也曰遠曰

遹曰備亦不外乎乾坤而已乾純乎陽者也方其靜則乾陽用九常主歳功故專及其動則九變為六倚坤而立故直大之所由生也坤純乎陰者也方其靜則坤陰用六承天而順故翕及其動則六變為九從乾而出故闢廣之所由生也自其廣大推之不特配天地而已凡變通為四時之配陰陽之義為日月之配易簡之善為至德之配皆乾坤廣大不窮之用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崇德廣業易之至也德非知不立故知欲其崇業非禮不成故禮欲其卑知崇則上極乎高明所以效天禮卑則下極乎巽順所以法地葢易行于天地設位之始成之在人則為性人能即此性而充之存而又存是為道義之門葢道之察徵者為知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義之節文者為禮由禮知而德業自然之理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所以推明爻象之意凡天下之紛然殽亂者賾

也往來相代者動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如睽之疑惑无妄之災青固欲擬諸形容而莫能究其說于是象其物宜而取諸載鬼繫牛之類所以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如泰之九二觀之九四固宜觀會通以行其典禮而泰否相反觀剥相仍于是繫辭以斷其吉凶所以謂之爻卦雖賾而不可惡爻雖動而不可亂此擬議變化之要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

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

慎密而不出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舉易中七爻以證君子之言動中孚二與五相應而曰樞機榮辱之主同人五與二相應而曰同心斷金之利所以述君子之言行也大過初六以

柔籍剛為慎謙之九三以剛下柔為厚所以述君

子之言行貴乎謙而謹也若乾之上九戒乎亢節

之初九戒乎出觧之六三戒乎寇又所以述其不

能謙謹而為言行之累皆所以擬議言動以成其

變化者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

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

神也

此本二章散列于後與上下文相類朱文公併以寘大衍之首

天地生成之數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一三五七九為天之奇數故曰天數五二四六八十為地之耦數故曰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以奇耦相合故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成變化而行鬼神天地生成之功用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八卦之衍數也每卦各六爻以六八推之為四十有八衍其二則為五十之成數所謂衍者實天地自然之理既曰大衍之數五十矣何以必去其一又曰其用四十有九矣何以復掛其一蓋去一者非數之數掛一者數之所始二者之外然後用四十八以推天下不窮之數使易而專以數取則不過步占之學而已是必有以統其數焉其大

衍之謂乎以周子之説考之五十去一者无極是已四十有九而卦一者太極是已掛一而用四十有八者生陰生陽是已以四十有八之數而宗本于一數以一數而摠攝于非數之數其旨深矣詳見舉隅

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竒於扐以象閏五歳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筮法用四十九䇲而中分之寘兩手間以象兩儀

又取右手之一算而掛于左手小指間以象三才然後左右皆四揲之以象四時奇者左手既以餘數扐于第二指又以右手餘數歸之于扐所以象閏是謂一變一變之後第二第三揲皆用餘算中分不掛是謂再扐故曰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掛詳見舉隅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以老陽之數三十六乘六爻之數而得之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以老陰之數二十四乘六爻之數而得之也凡三百有六十以當期之日二篇者上下經也陽爻百九十二以老陽之數三十六乘之積六千九百一十有二陰爻百九十二以老陰之數二十四乘之積四千六百有八凡萬一千五百二十以當萬物之數詳

見舉隅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八卦而小成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此總結大衍一章之文也四營者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成易者謂四營成變三變成爻三爻為八

卦之一六爻為六十四卦之一以六十四卦之一為成卦則八卦之一為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謂之能事畢者天道雖隱可顯之以成物人事雖顯可神德行以成已至于可與酬酢可與祐神唯知變化者知之此又聖人之極致非徒云筮法而已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曰辭曰變曰象曰占自問焉如嚮言之則曰天下之至精自參伍錯綜言之則曰天下之至變至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曰天下之至神神雖无方亦出于至精至變則

又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至精則能

極深以通天下之志唯至變則能研幾以成天下
之務是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而何復以四
者之道終焉參伍錯綜詳見舉隅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
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
斷天下之疑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動易以貢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

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易之為道開物于幾微之先者神也成務于變通之後者知也以此冐天下則足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盖蓍以七七四十九為奇其德圓而神蓍以八八六十四為耦其德方以知

六爻之在蓍卦具方圓神知之體故其義易以貢

貢告也于是聖人以此洗心而退藏于密即易之

所謂寂然不動者及其吉凶與民同患則又易之

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非吾心之神知乎吉

凶隱于未形則神以知來吉凶顯于已著則知以

藏往若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是以明于

天之道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以此

齋戒以神明其德言唯聖人而後能全神知之用

也

是故闔戸謂之坤闢戸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乾坤之相代者陰與陽也陰生于午至酉為閉萬物隨之而入焉故曰闔戸謂之坤陽生于子至夘為啟萬物隨之而出焉故曰闢戸謂之乾坤闔則為陰乾闢則為陽故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坤以闔

為往乾以闢為來故曰往來不窮謂之通措之天下則見者為象形者為器用之于粗則為法用之于精則為神神其陰陽不測者乎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易者道也周子謂之无極无極而太極乃易道之形于一而未判者故合而言之曰易有太極自太極而下始有生數故分一為二而成一奇一耦者

為兩儀之畫兩儀之畫各加一奇一耦而為二畫者四此兩儀所以生四象又兩四象之畫各加一奇一耦而為三畫者八此四象所以生八卦八卦既列凡天地之消長古今之治亂人事之得失皆不逃乎吉凶所定此吉凶所以生大業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

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前章言吉凶生大業何也夫子發明此理繼之以六莫大之説曰天地曰日月曰四時曰富貴曰聖人曰蓍龜而易實行乎六者之中又于六者之中必得備物致用之聖人履崇高富貴之位然後能以二者之大用四者之大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是聖人有得乎蓍龜之大者也曰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是聖人有得乎四時變通之大者也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是聖人有得乎日月著明之

大者也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聖人有得乎天地法象之大者也由是四象所以示繫辭所以告吉凶所以斷唯聖人知盡吉凶之理故證之大有吉无不利之說其釋已見上九爻義非所謂吉凶生大業者乎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世之論易者知有書與言而已未足以見聖人之意于是因立象設卦繫辭而極言變通鼓舞之用此得象所以忘言得意所以忘象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緼畜也乾坤本不可以言成毀言成毀者書而已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此易之所以不可不作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形而上者易之道也分陰分陽而下皆形而下者之器曰變通曰事業此道之所以无在而无乎不在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上數語重出以起下文先言夫象者象不易見于是設卦觀象以窮夫賾爻不易知于是效其象而繫之以辭所以明夫動前言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以道之在易者言也此言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以易之在人者言也

神而明之存乎人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吾心所以

純乎易也

周易總義卷十八